

光辉无限003

正式授权中文版

作者：朱雀恨

绘者：唐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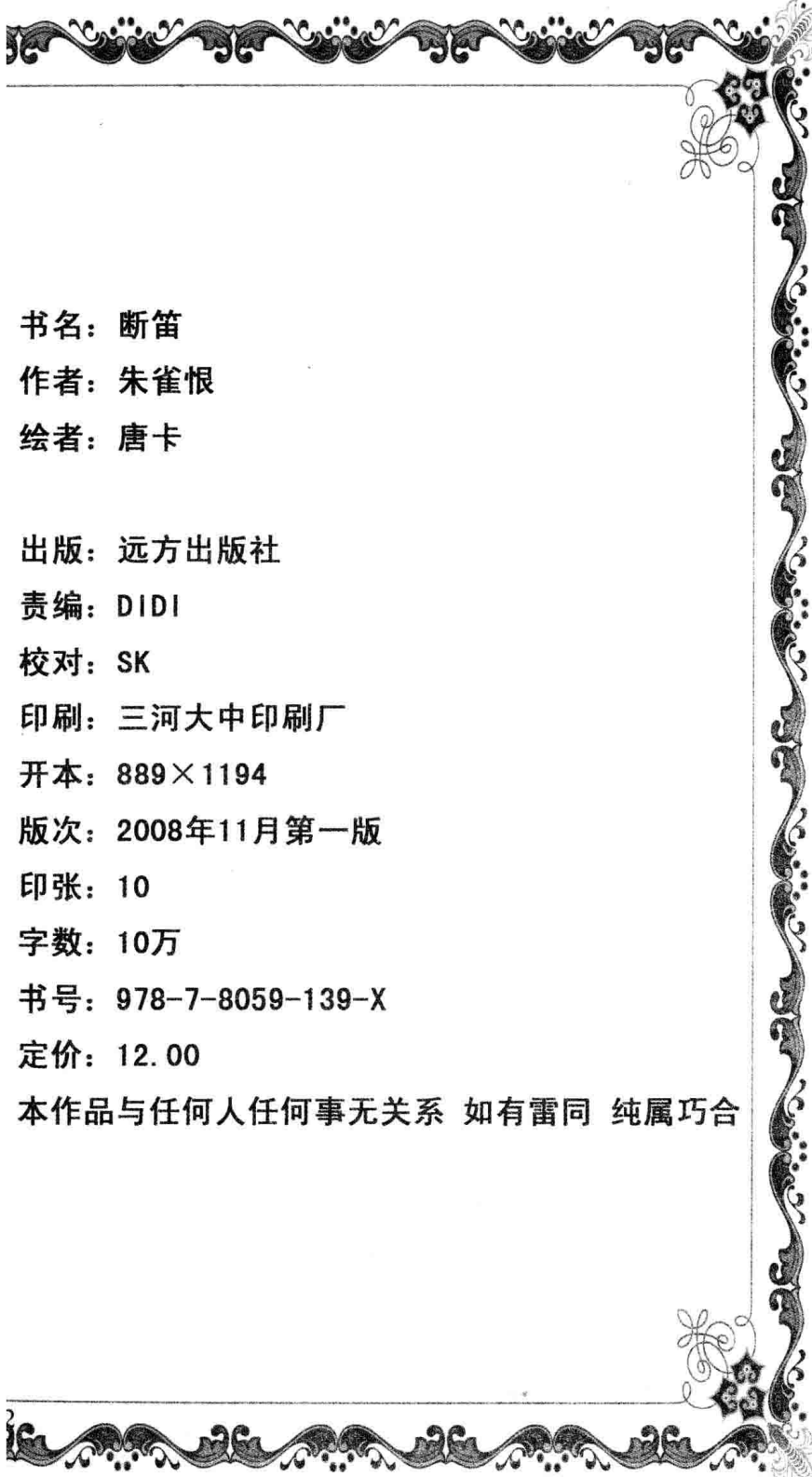
断笛

记录了《晋史》中未曾记载的外传野史，追寻着两位身世下落都倍受争议的皇子足迹，在这《断笛》之中，为您精彩呈现



断笛

上册



书名：断笛

作者：朱雀恨

绘者：唐卡

出版：远方出版社

责编：DIDI

校对：SK

印刷：三河大中印刷厂

开本：889×1194

版次：2008年11月第一版

印张：10

字数：10万

书号：978-7-8059-139-X

定价：12.00

本作品与任何人任何事无关系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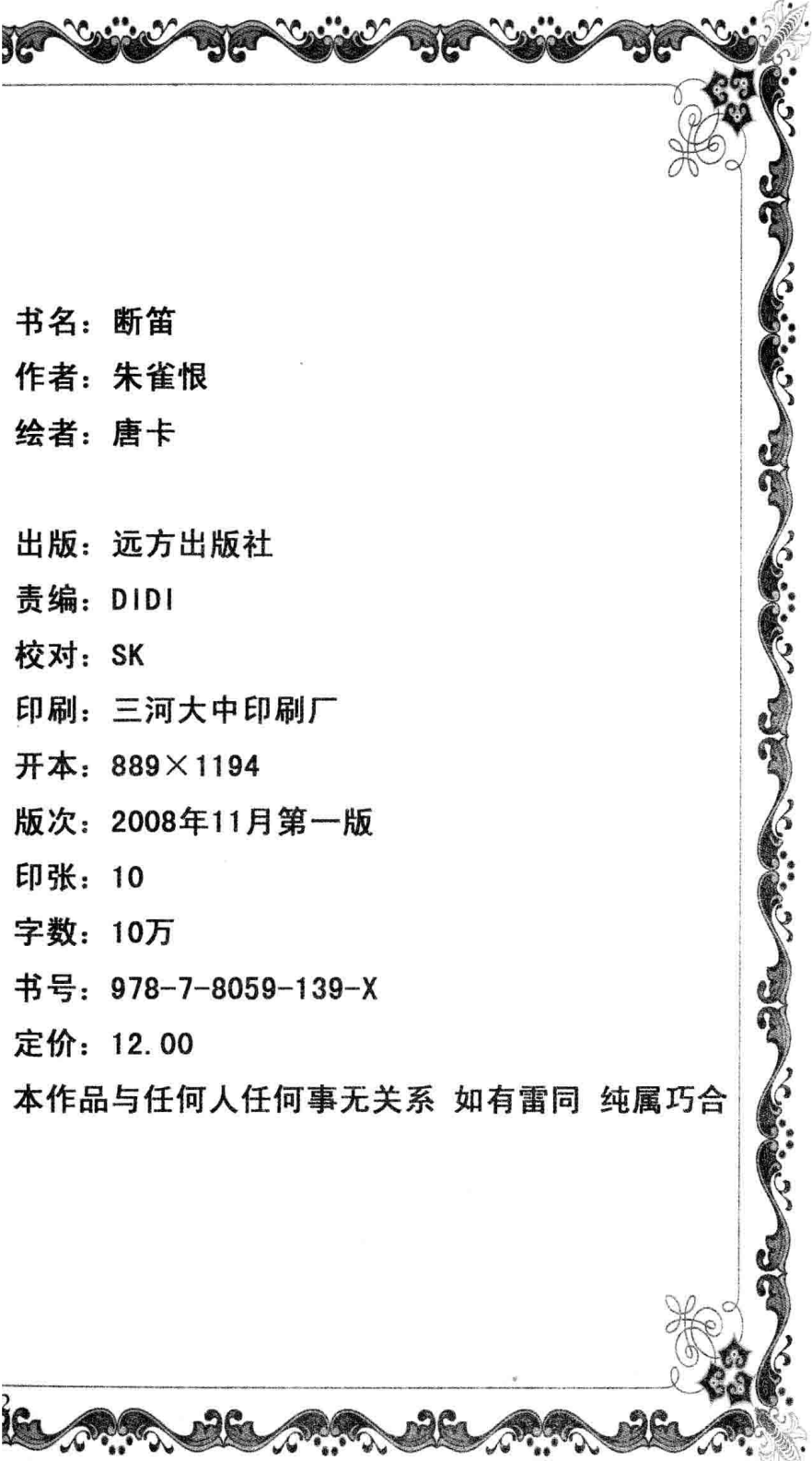
1	4
2	19
3	31
4	39
5	49
6	62
7	76
8	86
9	97
10	108
11	116
12	129





断笛

上册



书名：断笛

作者：朱雀恨

绘者：唐卡

出版：远方出版社

责编：DIDI

校对：SK

印刷：三河大中印刷厂

开本：889×1194

版次：2008年11月第一版

印张：10

字数：10万

书号：978-7-8059-139-X

定价：12.00

本作品与任何人任何事无关系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



1	4
2	19
3	31
4	39
5	49
6	62
7	76
8	86
9	97
10	108
11	116
12	129





断笛

1

那截断笛静静伏在桌面上，给人以骸骨的错觉。它是玉制的，三公分长，千百年前，想必也曾莹白如雪，可天长日久的，断口沾了锈色，暗红的颜色渗进玉里，丝丝缕缕，像是杜鹃啼血。

“捡到它的时候，我十四岁，晚上就做了那个梦。”苏锦生望着断笛，顿了顿，仿佛在斟酌措辞。

“性梦？”

苏锦生愕然。

对面的人笑了：“青春期的时候，谁都会做性梦，这很正常。”

苏锦生点点头，又摇头：“可，那是一个男人。”

两人都不作声了，房间里静悄悄的，只有立式空调发出些微的轻响，百叶窗落着，严丝合缝，壁间亮着一盏灯，磨砂玻璃掩着橘黄的灯泡，那光是昏沉的、温软的，看得久了，叫人眼皮发沉。

渐渐地，苏锦生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气，大概是麝香，或者龙涎，馥郁奢侈，而又淫糜。办公桌、百叶窗、玻璃壁灯，一样一样隐去，四下里变出重重的幔帐，衣服不见了，身下铺开了锦衾绣褥，丝绸的汪洋，无边无际。

耳后有咻咻的鼻息，灼热的吻盖过来，从颈项，到背脊，从轻舔，到撕咬。然而这不是最难耐的，真正





难耐的是身体的深处，那里耸动着一个活物，急迫而又蛮横，每一下的突入，仿佛都蓄着恨意。苏锦生拼死挣扎，却被人从背后紧紧地箍住了，他禁不住呼叫，嘴张得老大，嗓子发痛，声音却消弭在空气里。

终于他没了力气，瘫软下来，至深的地方被触动着，欲望像一波波的潮汐，汹涌过来。恍惚间，他瞥见帐外青白的月色，地下散落着宽大的袍子，翻倒的木屐边有一截断笛，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，笛子忽然变作殷红。

“滴答、滴答”，鲜血不断顺着手指滴落，染红了断笛，也染红了地面。

苏锦生望向自己的手，他的胳膊很白，瘦得仿佛一折就断，手指纤细，大股的鲜血正沿着手背流下。然而苏锦生既不觉得疼痛，也看不到伤口，他能望见的只是淋漓的鲜红。

背上的人依旧压着他，深深地楔入。地下的血蔓延开去，粘稠的腥味令人胆寒。

“啊——”

苏锦生猛地睁开了眼睛，额头沁满了汗珠，冷气吹过来，他打了个寒战。

对面的人起了身，绕过办公桌，把空调的温度调高了点：“刚才你进入了催眠状态。感觉还好吧？”

苏锦生茫然点头：“这就是催眠？做梦一样。”

“就是做梦，只不过你在做梦的同时，把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我。”那人倒了两杯咖啡：“我看你……很难表述，所以就用了点催眠技巧，不介意吧？”说着他拿起糖罐，一边加糖一边微笑。

壁灯的黄光直直地落下来，照着他一头褐发，他个子极高，一张脸轮廓分明，鼻梁是希腊式的英挺，





皮肤白得牛奶似的，要不是他有一双乌黑的眼睛，又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，苏锦生实在很难想象，这位美国来的心理专家，也有二分之一的中国血统。

“邵博士，”苏锦生望着他：“这个梦……您怎么看？”

“Simon 邵，叫我 Simon。”他把咖啡递到苏锦生面前：“梦是一本私人日记，我不了解你，就无法解读。你自己怎么看呢？”

“也许你会觉得荒唐，可十年了，每晚我都会做这个梦，梦中的一切又都那么真实，真跟冤魂附体一样……”苏锦生喝了口咖啡，目光落在断笛上：“你相信前生吗？”

Simon 坐到办公桌上，饶有兴致地俯视着苏锦生。

“我觉得这个梦是笛子主人的前生，他跟一个男子有纠葛，也许就死在那人手中。可我不懂，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梦告诉我？”

“很有意思的假设，不过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梦只是记忆的重组。”Simon 按了一下遥控器，“刷”地一声，阳光透进了百叶窗，他注视窗外，眯着眼笑了：“看，这是一个物质的世界，没有鬼魂，笛子也不会托梦。”

苏锦生涨红了脸：“我很正常！不可能跟男人……”

“哦”，Simon 轻快地笑了：“不一定是真实的经历，有些是本能的欲望。我们的心，”他指着胸口：“是一口黑色的井，你不知道里头藏着些什么。”

“你是说，我是一个同性恋？不。”苏锦生摇头：“算了，你不是中国人，没法理解。也许你不相信托





梦，但很多事，不是你不相信，就不存在的。”说着，他把断笛放回口袋，转身就走。

“等一等。”Simon 叫住他：“你有哥哥吗？催眠的过程中，你一直在叫‘哥哥’。”

“我是孤儿，没叫过任何人‘哥哥’。”苏锦生说着摔上了房门。

Simon 望着苏锦生离开的方向，微笑渐渐消失在唇角。

夕阳西沉，苏锦生下了课，夹着讲义走出校门，有学生跟他打招呼，他淡淡点头。同事郭斌赶上来，拍他肩膀：“喂！去见过那个博士了吗？”

“上午去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很神吧？”郭斌两眼放光：“我朋友说，Simon 邵架子很大，不轻易给人解梦哦，多少人捧着大把的票子，他都不理。要不是你那笛子有点来历，他未必肯见你。唉，他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们谈崩了。”苏锦生刚要走，却被郭斌一把扯住：“看！”

他顺着郭斌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巷口停了辆银灰色的跑车，车窗下了一半，一个褐发的男人探出头来，正冲着苏锦生笑。

“是 Simon 吧？”郭斌斜视苏锦生：“你们谈崩了？”

顶着师生们好奇的目光，苏锦生走过去。Simon 的车擦得太亮了，映着夏日的余晖，简直叫人眼晕，苏锦生皱了皱眉：“邵博士，麻烦你挪下车，堵住路了，学生不好走。”

“OK。”推开车门，Simon 笑道：“你上来，我们就





走。”

夏天的日头落得慢，过了六点，火烧云仍未退下，燃得天际一片绚烂，夜市的灯却等不及了，争先恐后地亮了起来，这就是南京的夫子庙，白天的热闹紧接着夜晚的喧嚷，没有一刻是安静的。

Simon泊好了车，兴奋地左顾右盼：“我一直想来这里，就是没人陪我，现在好了。”

苏锦生被他莫名其妙地绑到这里，满肚子不痛快，低着头走得飞快。Simon追上来，一脸委屈：“苏老师，你不怕把我弄丢了？我可是第一次来这里。”

“你又不是小孩。”话是这么说，苏锦生到底放慢了步子：“你来南京多久了？”

Simon竖起一根指头：“一个礼拜。我在这儿没有熟人，天又热，就没出去玩，据说这里有很多古迹的。”

“是啊，”苏锦生点头，“南京是六朝古都。”

“做我的导游吧。”Simon笑着说：“我帮你释梦，你做我的导游，这很公平。”

苏锦生扬眉：“我记得有人说过，世界上没有鬼魂，笛子也不会托梦。”

Simon哈哈大笑：“你太记仇了，这可不好。好了，我会帮你看清那个梦，至于怎么解释，我不干涉。这总可以了吧？苏老师。”

“别叫我苏老师。”

“那叫什么呢？”Simon笑：“锦生吗？”他压低了声音：“锦生。”

苏锦生被他柔声一唤，不知怎么的，身上的汗毛齐刷刷都竖起来了，他连忙摆手：“饶了我吧。”





“那么说定了，我帮你解梦，你带我玩转南京？”
苏锦生站定下来，困惑地望着他：“我不懂，多少人求着你释梦，你也不理的，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呢？”

Simon没有回答，两只手插在口袋里，悠然地微笑。他的五官完全是西方人的模样，皮肤又白，更衬得一双眸子化不开的浓黑，苏锦生被他瞧得浑身不自在，不禁挪开了视线。

“你的梦很有意思，我很感兴趣，另外，你本人也很有趣，我对你一见……”Simon故意停顿下来，好像在想那个成语到底该怎么说，又像是在玩味苏锦生的表情：“对了，一见如故！”

Simon笑得太坏了，苏锦生当下把脸一沉：“邵博士，如果我的梦让你有什么误解，那么，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对男人没有兴趣，对你，尤其没有兴趣！”

Simon听了却一点没有恼火，依然是那副笑微微的模样：“你生气了。你在怕什么呢？”

苏锦生愣了愣：“我没有。”

“苏老师，你在害怕，所以不借助催眠，你甚至无法叙述梦境。你很清楚，你的梦远不止你说出的那点。你不敢面对它们，不是吗？”

“不！”苏锦生拼命摇头。然而脑袋隐隐胀痛起来，许多模糊的画面纷纷涌到眼前，深殿、暖阁，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，他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可他知道他认识他们，他认识这些轻衣缓带的人们，那么多年来，他们在他的梦里游荡徘徊，一如挥之不去的鬼魅。

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看不清……”

“但你看到了！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



“那些人……那些房间、那些摆设……晋代的那些东西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晋代的？”

“我是学历史，那些衣服和木屐都是晋朝的样式。而且，我的断笛……”

“断笛怎么了？”Simon 的语气近乎逼问。

“那是司马冲的！”叫出那个名字，苏锦生顿时出了一层冷汗。他突然懊悔起来，想要收回自己的话，然而他管不住嘴：“他是晋元帝的第三个儿子……几年前香港古董展上出现过一截司马冲的断笛，跟我那个非常像……那是他的东西。”

Simon 抱住他：“好了，好了。嘘，没事了。”他抚摸着苏锦生的头发，冲他微笑：“难怪你坚持断笛托梦的说法。你觉得梦里的那个你就是司马冲吗？”

“也许吧，”苏锦生摇了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天渐渐黑了下来，他们沿着秦淮河一路走去，不知不觉转进了条窄窄的巷道，巷子两边的人家都合上了门板，月亮下头一片乌瓦白墙，说不出的静谧，细纹石条路从脚底下铺出，曲曲折折，仿佛没有尽头。

苏锦生的步子慢下来：“我梦到过地方，也是条长长的巷道，有点像这里，也许不怎么像……”他迟疑着，盯着脚下的石条路：“不行，我记不清了。”

“我能带你回去。”Simon 声音并不高，却有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。

苏锦生不禁抬起头来，溶溶的月色正洒在 Simon 身上，他那双黑眼睛笼在阴影里，闪闪烁烁，仿佛藏着无尽的秘密。





“顺着这条路，” Simon 抓起苏锦生的手，把他的右掌贴到墙上：“照着这个感觉走回去，你会找到梦境开始的地方。”说着他抬起另一只手，轻轻覆住了苏锦生的眼睛。

世界陷入一片黑暗，苏锦生听到耳畔细细的风声，Simon 的手心很热，指间有一股好闻的烟草味道，微醺的，令人心醉。苏锦生开始觉得神思恍惚。

Simon 的声音仿佛从另一个时空传来：“现在，你已经渐渐地进入了催眠状态，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，但是这个声音之外，你再也感觉不到任何现实的事物。”

听到 Simon 这么说，苏锦生下意识地动了动右掌，他惊骇地发现墙壁消失了，他竭力伸直指尖，居然碰不到任何东西。他睁大眼睛，却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四周一片漆黑！

“锦生，往前走吧。不管看到什么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不要害怕，那只是梦境，你是安全的，我始终跟你在一起。二十分钟之后，我会把你唤醒。但是，催眠中的世界与现实不同，这二十分钟，在梦里也许会是几个月，甚至几年。”

“现在，去吧，锦生，往前走，不要回头……”

苏锦生很想问 Simon 周围那么黑，他该往哪儿走，能往哪儿走，可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，发不出一点声音，他尝试着往前迈了迈，腿竟然能动，不知从哪里刮来细细的风，掠过耳际，带来一丝丝生气。苏锦生不禁加快了步子，他越走越快，那风也越来越大。突然眼前豁然一亮。

苏锦生抬头望去，一轮明月高挂空中，把朗朗的





清辉泻到地下，他举目四顾，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条长长的甬道中，地上铺的是整块整块的青石板，道旁高墙古朴，森然中透出一股威仪。再看自己身上，穿的是一领极宽、极轻的丝袍，果然是东晋时候的样式。

苏锦生隐约记得他曾梦到过这个地方，但是他的梦境从来没有这样清晰，这样逼真过，他试着在自己胳膊上掐了一把，居然很疼。

“世子！世子！！”

身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，一个内侍打扮的老者从甬道那头追了过来。到了苏锦生跟前，那人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下，抱住苏锦生的腿，气喘吁吁地哀告：“世子！听老奴一句话，您不能去！您不能见他！”

“他是我哥哥，我为什么不能见？”苏锦生听到自己厉声反诘。

“正因为他是您的哥哥，您才更不能去！”老人仰起脸来，紧盯着苏锦生的眼睛：“世子，您当真不明白吗？这些年来，他对您、您对他，哪一件事老奴不看在眼里，兄弟间再好，却也不是这个好法。世子，您才十六岁，很多事情，您或许还不懂，还想不周全，可他，他是明白的……他哪里把您当弟弟了？今夜您若去了，必然铸下大错！他……他就没安好心！”

“言艺！”苏锦生一把推开了老人，他发现自己气得指尖都在发抖：“这是你该说的话吗？这是你能说的话吗？！我要去哪儿，我要做什么，轮不到你管！他……他更轮不到你来议论！”说着，他拔腿就跑，把言艺踉跄的脚步，连同呼呼的风声一同抛在了身后。

不知跑了多久，甬道尽头出现一道小门，苏锦生推开门来，外头竟是一段山路，满目树影摇曳，月光





下，一条小道蜿蜒而下。

远远地，传来一声悠悠笛音，那笛音是如此的清越，轻易便盖过了风声。苏锦生的心随之荡漾，只觉魂魄都飞到了天边。

他撩起袍摆，沿着小道一路下山，到了半山腰间，小道拐了个弯，扎进林木深处，跑到底，视线豁然开朗，一片池塘展现面前。月光照着池畔的芦苇，银白的芦花缎子般闪亮，就在那芦花丛中立了个男子，背对着苏锦生，正横笛而立。

苏锦生放慢了步子，一寸一寸挪到那人身后，心底的某处，有什么蠢动着，酸涩、甜蜜而又痛楚，他迟疑着，然而终于伸出手来，抱住了那人。脸颊贴到那坚实的背脊，心便安稳下来。苏锦生闭紧了眼睛，只觉得自己命悬一线，而这个人就是他救命的稻草，他一切的一切，都交在了这个人身上。

“来了？”那个人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我以为你不来了。我以为我说的那些话，吓到你了。”那人转过身，捧住苏锦生的脸庞，温热的手指在他脸颊上轻轻摩挲：“冲……”

听到那人这样叫自己，苏锦生心里微微一震，这么说，他还真猜对了，在梦中他变成了司马冲——晋元帝的第三个儿子，那么，自己的这个“哥哥”又是谁呢？

“知道吗？”那人叹息似地喃喃低语：“我真怕你不来，真怕从今往后，你再不认我了。”

借着幽微的月光，苏锦生看清了他的眉目，那并不是一张汉人的脸孔，这人皮肤极白，鼻梁笔挺，眼窝深陷，头发、眉毛都是浅褐色的，一双眸子却黑得仿佛

